

【舜天鲁地】

□李亦

我不讳言自己喜欢城市。城市的规整、洁净、精确、高效、现代气息、科学、教育等等都是吸引我的元素，城市有强大的说服力，那些故土难离的人也抵挡不了它的劝诱，一头扎进来，全不管是福还是祸。

城市是农村的变种，城市是农村这只老母鸡孵化出来的鹰隼。最初的城市没有生产，只有贸易，你抱了鸡，他牵了羊，别人扛了粮食按需交换。所有的城里人都来自农村，区别只是进城的时间有早有晚。有一种人进城不是为了交换，他的手上没有鸡、羊、粮食，而是一块石头刻的名牌——玉玺，他靠这块石头，不仅可以让城里人畏惧，还可让千里之外的人臣服。拿石头的人主宰着城市，城市存在的意义渐渐变得显要。

城市给人的感觉集中、强烈、迅猛，如风雷电闪其势逼人，而农村给人的印象则绵长、迟缓，千万次重复着无意义就是它最大的意义。

在地图上，城市曾是我对那个区域的记忆坐标。一个时期里，城市激起过我无限的遐思和梦想。近现代，各国城市似乎极易达成某种共识，似曾相识的建筑随处可见。这是人类创造力的萎缩，还是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求同？

中国的商业经济是农业经济的分支，中国的城市自然有着强烈的农村血统，早期中国城市就是放大的农村，至今在中国许多城市里还留有这种放大的遗迹。城市先声夺人的是建筑，但建筑只是城市的皮肤（湖海依傍、江河穿越也是城市皮肤的组成部分），城市的一切几乎都在这层皮肤包裹下，有声有色地运行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某个冬日的黄昏，我在上海浦东大厦顶层的一个房间里隔窗眺望，城市被夕阳染成橘色，

## 城市的皮肤及其他(上)

有了童话世界的色质，外滩突起的洋楼以它的奇形怪式（因首见）粘住了我的视线。这是一片相当规模的建筑群，它有着不同于中国建筑的开放和张扬，在一个背光的扇形面上，我看到了有别于夕阳尽染的浅黛。那本是极普通极自然的色泽，在岁多年久的任何建筑上都可见的碳原子沉积，却激起了我对这城市的极大好奇。

上海是座年轻的城市，比起中国其他京兆心态浓厚的城市，它可谓没有背景，有点暴发户的感觉。在北方人看来，上海还是一个没有规矩的城市，事实是上海的规矩突破了北方人的规矩，它的规矩是西洋和当地文明的混合体，北方人需要用更长时间才能接受和消化的文明。上海人精于计算，善从小事着手，这正是商业和金融的好土壤；上海人新潮爱美，巴黎一款时装上市不久，就会穿在上海人身上。上海文明是嫁接的文明，母本还是中华文明，具体地说就是操着吴侬软语的江浙人的文明，他们性柔如水，不善创造，却是学习的高手，他们让西洋文明以最小的信息衰减在上海落地生根。上海快速结束了它的少儿期，脸上有了中老年的肤色，曾经的天真和任性都从瞳孔中淡去，老成持重是这个城市长期的表情。外滩上那些用中国石料砖瓦、用西洋图式建造的片片房屋，渐渐成了退伍的地标。

当年的风头依稀眼前，“东方巴黎”之喻仍在耳边。

巴黎享誉世界是很近代的事，除了巴黎人对艺术的热爱，城建也是让它扬名的重要因素——巴黎有着典雅而现代的气度、艺术而现实的色质、干净而明快的肤相，不仅如此，它的时髦、浪漫、温情使它成为西欧独有的精神坐标。它有着可人的肌肤、生动的表情，它给人留下了

完美的第一印象，所有到过巴黎的人无不赞叹不已，因为它是欧洲的文明中心。

我常想，文明的初级阶段，是否可以用卫生水平来衡量？用这样的标准来看三百年前的巴黎，文明这个词是否还适合巴黎？

十七世纪的巴黎就有五十多万人，这个可以称得上欧洲首都的城市，当时的卫生状况却实在不敢恭维：臭气熏天，街道脏乱，每天早上一个个便壶从窗口伸出，哗啦啦便溺飞溅。这已经是较有水准的行为，更多的下等人则是随地便溺。在里弄中小便已经相当文明，更有甚者，国王家的卢浮宫也难免被污，它的院子里、楼梯上、拐角背光处，都可尽兴方便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，一些里弄的某些角落仍建有小便池，男人在里弄面墙而溺，行人不论男女，皆若无其事。

西欧人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后，不仅把草房带到城市，还带去了他们的猪和家禽，家家的猪圈都建在窗前，有些猪散养在街上，巴黎近郊时有欢猪狂奔。1131年，奔猪惊了王子的坐骑，王子堕马身亡。在柏林，处理城市卫生似乎比较见成效。当局曾制定过一条法律，要求进城赶车的农民出城时都必须带一车垃圾粪便，以解城市卫生之患。

古罗马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卫生则优于西欧。帝国时期的罗马城，优于西欧所有城市，它有宽阔的街道，街道和房屋多用石材建造，还有水管和沟渠，排水系统遍布全城，设有公共澡堂和厕所，这样的设施不仅在罗马，其他城市也广泛享用。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本名李传敬，代表作有《药铺林》、《双凰门》等）

【台湾故事·名人寻踪之八】

□许志杰

2001年10月14日，101岁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辞世。从1936年12月发动“西安事变”，先遭判刑，再被管束，直至“自由”，时间整整过去了65年。后来张学良不止一次说：“我的事情只到36岁，以后就没有了。”

确如张学良所说，36岁之前的他可谓“声名显赫”。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，19岁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，随即担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。起初，张作霖反对儿子像自己一样做一名职业军人，他认为“军人都是一些赌脑袋”，没有几个能活着回家乡。在张学良的坚持下，张作霖才勉强同意儿子的选择。1928年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火车站附近被日本间谍炸死，史称“皇姑屯事件”。痛失父亲的张学良从此牢记日军的杀父之仇，转而信仰支持孙中山先生的“三民主义”政治理念，在东北“改张易帜”，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。此后，张学良担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，抗击侵华日军。

但是，身为国民革命军司令的蒋介石主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引起主战派的不满。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，将前去督战的蒋介石扣押，直至蒋介石被迫接受“停止剿共，一同抗日”的主张，才将其释放。“西安事变”之后，张学良以护送委员长的名义，与蒋介石同机回到南京。虽然老蒋接受了张学良等人提出的抗日主张，但张、杨“犯上”属不可饶恕之罪。回京之后张学良即遭军法审判，被判有期徒刑10年、剥夺公民权利5年。生于1901年6月3日的张学良，到1937年被判刑正好36岁。第二年，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，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束，限制自由。虽然不再继续蹲监，却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0年之久的软禁生涯。1938年10月被关在贵州阳明洞，后转至麒麟洞，1946年之后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，当年10月被送往台湾。

张学良在台湾先后被安排三个地方“居住”，第一处是新竹县五峰乡的清泉故居。这是一座日式风格的黑瓦建筑，建在深山老林之中，曾经是日据时期的一个青年训练所。张学良在“清泉”一住就是13年。“清泉故居”是张学良生平介绍最为全面的纪念馆，尤其对他在内地和

## 旧雨引心寒

——探访张学良在台两居所



张学良“清泉故居”

台湾的幽禁地点介绍细致，并存有大量的照片和实物。房间长廊的尽头挂着一幅张学良的画像，画像之下是他留在这里的诗句：“山居幽处境，旧雨引心寒。辗转眠不得，枕上泪难干。”张学良的传奇一生令人惊叹，也留下太多至今亦无法解开的问号，但这首诗却让我们看到他不为人所知的真实心境。可以看出，即使身边有没名没分、心甘情愿陪伴一个囚禁男人的赵一荻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将那份壮志深藏心底，张学良始终心有不甘。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“清泉故居”，其实是一件仿品，1963年新竹遭遇飓风引发泥石流，原来的故居坍塌。经过改造重建，成为目前的“张学良故居”。

1960年张学良和赵一荻搬迁到离台北不远的北投，住在一个隶属台湾情报局的“幽雅招待所”。建于1920年前后的“幽雅招待所”，“二战”期间日军将这里作为神风特攻队执行任务前的慰安所。军人出身、主张抗日的昔日少帅，被幽居在日军慰安所，如此结局，可能是对张学良心灵上的一大折磨。

北投之前，张学良曾经被短暂幽禁在高雄的西子湾畔，因为时间短，没有形成规模。北投的张学良故居现名“少帅禅园”，是他在台湾的第三处住所，现今是当地名气相当了得的高级餐厅，地处台北市北投区幽雅路34号。目前不开放自由参观，只允许预约用餐或泡温泉的客人入内。当年幽禁张学良时的那种严谨依稀可见。负责看管张学良的警卫队宿舍还在，对外号称张学良侍卫长的刘乙光将军的住所则改为“小六茶铺”，供应

一些茶点。“小六”是张学良的乳名。“小六茶铺”地处最高点，能够远眺台北的观音山和关渡平原，俯瞰“少帅禅园”的每一个角落。看得出，当时选择这里作为幽禁张学良的地方，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是煞费心机的。如今，张学良夫妇的起居室改为高级用餐区，以张学良的字“汉卿”命名为“汉卿美馔”。据说，张学良被幽禁禁此地时将“禅”之理念融入自己平时的饮食起居，“少帅禅园”以此为据，精心研究“张氏理疗食谱”的精神实质以及用料、用火，把张学良的百岁饮食密码巧妙入菜进食，以达到滋补的作用。

张学良被幽禁半个世纪尚能活过百岁，是不是真的有饮食密码不得而知，但这位百岁寿星的健康之道的确引人关注。有人认为这是个人修养，境界忘我而至，可仰慕而无可学。另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张学良的女人于凤至和赵一荻，正是因为有了于凤至和赵一荻在张学良身边，尤其是在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之后，赵一荻的不离不弃给了张学良极大的生活勇气。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有两件事放心不下，一是由他父亲亲手培育的东北军，二是赵一荻母子。但是，赵一荻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少帅，直到于凤至从国外赶回来，赵一荻才带着孩子去了香港。1940年于凤至到美国就医，赵一荻又回到张学良的身边，以秘书的身份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1964年，于凤至为了张学良的宗教信仰，也是为了报答几十年一直照顾张学良的赵四小姐，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。这年7月4日，51岁的赵一荻和63岁的张学良这对“牢狱鸳鸯”终成眷侣。此前，他们已经共同度过了36个春秋。

蒋经国病逝以后，张学良逐渐开始获得自由，1990年得以离开中国台湾前往美国檀香山，在异国他乡度过自己最后的人生岁月。2000年6月22日，赵一荻在檀香山逝世，终年88岁。一年又100天之后，张学良随他的赵四小姐而去，人生相拥72载，从此共同长眠在风卷浪涌的海岛之上。他们的墓碑上刻着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……

（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，出版作品多种）

栖霞这个地方，你越熟悉越觉得像我的老家沂蒙山，故而一踏进栖霞境内就觉得亲切、亲近，没有半点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感。当地的一家刊物要我为其写句话的时候，我即写了：“栖霞：胶东的沂蒙山，我喜欢！”

为何会有此感？

一方面是自然风光、地形地貌与我老家相似或相近。栖霞是沿海城市烟台唯一一个不靠海的县市，属山区丘陵地形，有“六山一水三分田”之说，又有“胶东屋脊”之称，与素有“山东屋脊”之称的我老家差不多。一样的山清水秀，一样的物华天宝，一样的苹果之乡，只是栖霞的苹果历史更悠久，种植规模更大，文章做得更足！

第十三届栖霞苹果艺术节的时候，有幸至栖霞参加苹果采摘及有关的文学活动，无论走在市区还是林间小路上，永远是看天天蓝、看水水清、看山山绿、看果果红的境界，心里自然是清爽又舒畅的。外省来的作家朋友好像大都饱尝雾霾之苦，故而格外夸赞起栖霞的空气与环境、猜测起令人神清气爽的原因来。有的感慨，过去是城市比农村干净，现在是城市比农村脏，变化好大也好快！有的则分析，城市脏就脏在企业上，脏在工业化污染上，脏在一味地追求GDP上。还有的就说，上

【行走笔记】

## 朝霞栖息的地方

□刘玉堂

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农村急于脱贫，强调“无工不富”，大办乡镇企业，也大都是以环境为代价的！山区里头，还是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、养殖业更有生命力一些，再也不要歌颂“大山里竖起了黑烟囱”之类的所谓新生事物了！

栖霞生态好，空气新，以我一个外来人和外行人的眼光看，是因为他们做好了两篇文章。一是既不受外界影响和干扰，也不惧以GDP为标准的各种评比的压力，始终如一地做好苹果的文章，把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。在栖霞，你觉得苹果的事情是产业，也是事业；是技术，也是艺术！到处都是苹果的元素，看苹果画，唱苹果歌，跳苹果舞，摆苹果工艺品……二便是做好了水的文章。栖霞风景美，最美长春湖。“胶东屋脊”的群山之间，兀自出现一片比西湖还要大的水面，一派“高峡出平湖，当惊世界殊”的气派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，自然使周边的环境增添了诸多灵性和秀气，也使栖霞的风景之美有了魂魄与灵气。坐船在湖上游览一趟，又坐车在环湖公路上转了一圈儿，真有画中人之感。看湖水，碧波荡漾，清澈见底；望岸边，果树成林，杨柳依依，你觉得这才是望山见水，乡愁可寄的最佳境界。

再一方面就是栖霞的人文环境与风土人情也与沂蒙山相近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相同与相近的水土，滋养出来的人的地域性格、风俗习惯、人际关系，应该也差不多，比方性格上的温柔敦厚、沉稳又坚毅，人际关系上的乐善好施、平和又忍让等等。我几次去保存完好的“牟氏庄园”参观游览，每次都会想到这个地方的人应该是特别宽容和敦厚的，无论什么样的运动，甚至是被称作十年浩劫的“文革”期间，都没有什么过火或过激的行动，在“破与立”的关系上，建设性远大于破坏性。一个北方最大的地主庄园，保留、修缮得如此完好，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，造福后人，就很能说明问题！

地域性格的形成，除了水土或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，当然与该地的历史底蕴或文脉也有关。栖霞是道教全真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的故乡，被誉为“东方道林之冠”的太虚宫，便是他创办的，如今的长春湖也是以他的号命名的。我也是到了栖霞，才对先前只知曾被元太祖成吉思汗召见的丘处机为人处事始知一二。比方，他那几乎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：“十年兵火万民愁，千万中无一二留。去岁幸逢慈诏下，今春须索冒寒游。不辞岭北三千里，仍念山东二百州。”也正是这种心系天下苍生的情怀，才使得他于七十三岁高龄，万里西行，规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、寡欲止杀：“欲得天下者，必先止杀，民心所向，治天下之根本矣！”后世的乾隆也不由得称赞其一言止杀、济世有功。

这样的思想或情怀延续下来，酿成温柔敦厚、不过激过火的地域性格，应该是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的事。

哦，那个长春湖，还是烟台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哩，栖霞千方百计地保护着这一湖碧水，哪怕影响财政收入，也坚决拒批任何污染项目。

那次艺术节的开幕式上，栖霞市接受了两块匾牌，一是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的“中国文学之乡”，二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“中国苹果文化之乡”，由此也能看出这地方的文脉与文气。

栖霞的名字好柔美！据说是依据“日晚辄有丹霞流宕，照耀城头，霞光万道”的记载，定名为“栖霞”，意为朝霞栖息的地方。我每次去栖霞，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念头，那就是：它让我看到了美丽乡村的模样！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）